

思旋天地

思旋

林郑访京晤“一行三会”

在此敏感时刻，特首林郑月娥访问北京，行程中大家聚焦在“一地两检”方案上。林郑月娥曾与王光亚作工作会晤，王光亚表示大多数港人挺“一地两检”，方案完全符合基本法和“一国两制”的安排，香港社会讨论比较理性。

林郑月娥北京之行，曾到多个部委会晤并作工作会议，其中她曾访“一行三会”，由于是首次，她显得很雀跃。其实，香港与内地发展特别是经济方面，密不可分，相互依赖，尤其是两地经济互通包括“沪港通”、“深港通”、“债券通”等等，启动后两地的财经往来相通互补，更促进了全新的发展。然而，两地在法律方面有未必衔接的地方，特别是现代复杂的金融发展，全球一体化，互为影响，监督方面更应关注。事实上，金融财经漏洞不少，可令人抓住把柄抓利益，机会可不少。

尤其是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场后，他在政治、外交、财经及内政方面等等，常有出人意表行为，惹来金融财经界掀起波涛海浪。意外的是，美国股市近日屡创新高点，相反美汇方面却节节下滑，令全球汇率引起连番波动。投资者在汇市方面、股市方面、商品市场方面等等，有点举棋不定。

汇市也好，股市也好，各地市场可能亦应起的未起，应跌的未跌，好淡双方也未如愿以偿。如果当地金融政策监管不力，便会发生风险危机，引起市场秩序失当。所以，全球各地加强监管是相当必要的。正因为全球一体化，各个市场相互影响颇大，更应多关注。

再回头看看内地与香港，人民币止跌回升，人民币外汇连升多日，累积已达3.08兆

美元外汇储备六连升，令投资者对人民币信心加强。相反，因港元与美元联系汇率挂钩，美元偏弱港元亦随之。虽则美元有加息之趋势，但港元汇率并未有紧随加息的趋势，愈来愈弱，不由得不少人担心港币外流，影响了信心。

不过，香港股市由于有北水南流，而且有股王腾讯被大户尤其是摩笛吹奏，使腾讯成为王中之王。在腾讯带动下，科技股一枝独秀。随之而来者，资源股、内银股、内险股、汽车股等等相继互升，市场气氛炒得不亦乐乎，股市好友当然乐此不疲，反之淡友奄奄一息，瞬息万变的投机市场是否一面倒的风光，谁知道？股友当然也会一步一脚印，在市场觅食者，当然不会不作警惕。



■特首林郑月娥在这次北京之行，曾拜会多个部委，并作工作会晤。

翠袖轻舞

连盈慧

南音不是此南音

有回探访朋友，她家中播放不知名的音乐十分动听。问她是什么乐曲，她说是南音，过去听过的南音，不是这样音调，《客送秋恨》、《男烧衣》、《叹五更》未必耳熟，总之唱者开了腔，听一两句音乐过序，是白驹荣、杜焕的“地水南音”，还是新马师曾、文千岁的舞台南音，总听得出来，总之不是现在听到的调子。

朋友关了CD，说这是她妈妈最心爱的乐曲，她妈妈是福建人，特别喜爱泉州南音，这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，明白原来不是我们广东的南音，而是“南”管之“音”，拍和泉州南音的主要是南管，真大开“耳”界了。

朋友说如果喜欢，YouTube里头就有，果然上网查看，泉州南音曲目比广东南音还要多，不但开了耳朵还开眼界。泉州南音不像广东地水南音惯于室内个人表演，来自五湖四海的泉州南音粉丝甚至还有国际大型组织，每隔一段日子举行大型户外巡游汇演，有如过年过节出会景一样锣鼓喧天热闹。

集体和唱者多的是年轻团员，乐队团员都作传统古装打扮，七彩缤纷，精神奕奕，这光景跟广东南音社团开局式的沉郁低调风

格各有不同，怪不得说一处乡村一处例，不同曲种都有自己的面目和特色。这个发现触动好奇心，认真选听了好几段，题材也真多元化，不像广东南音那么偏重祭亡，曲目中除了《琵琶行》、《将进酒》、《声声慢》……更多的还是抒情小品，如《百鸟图》出画堂看丹青；《听爹说》井边人是我娘亲；《因送哥嫂》去广南城到潮州喜爱上元灯……演唱者平均年龄不过三十岁。

据微博记载，泉州南音是中原移民闽南后，将中原音乐文化与当地的民间音乐结合而成的乐种，最具中原古乐遗韵色彩，在2006年还入选为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呢！



■泉州南音 网上图片

独家风景

吕书练

华文高等教育

马来西亚虽然有“排华”的历史记录和“抑华”的现行政策，令不少华裔“毅然出走”，但更多华人却挥不去“本土情结”而“藕断丝连”。为了打破华人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平等待遇和传承华族文化，当地华商积极募捐资金，创办华文学校。

所以，马来西亚也是中华文化保留得较完整的海外华人社会，从民间信仰、文化活动和华文学校等，其中文教育在东南亚更首屈一指，乃两岸三地外唯一拥有完整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中文教育体制的国家。

由于大马政府为保障土著基因，给予他们接受公费教育的特权（以种族配额制来保证其入学率），无论是教师或学生，华人要表现特别突出才能跻身公立大学，其教育部也提倡“强化马来语，提倡英语，并掌握母语”。

当地虽然有不少以英语为主的私立大学，但学费昂贵，令从小受华文教育的普通华人子女望门止步，加上新加坡南洋大学遭杀校的情意结，大马华人一直欲将南大精神延续，至今集资创立了三所以华语为主的大专/大学，分别是位于新山的南方大学学院（简称南院）、坐落在雪兰莪州的新纪元大学学院和檳城的韩江学院。

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从名称上看分三个级别，即大学、大学学院和学院，一般来说，从两年制的学院（大专）升格为大学学院，或大学学院晋升至大学要经过至少五年的发展。上述三院虽以弘扬华语为目标，但学生也要修读马来语和英语。以南院为例，

其人文与社会学院的中文系虽为最大，却比马来语系、英语系迟开设，可见政府的阻挠。这次因为到新山，我们顺便到南院校园游览，并有机会跟其领导层如董事长张文强拿督、署理董事长陈洛臣拿督、校长祝家华博士、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安焕然教授、文物与艺术馆馆长陈再藩先生等共晋晚餐，对这所大马第一间民办非营利高等学府有点认识。

校园位于士古来区，面积约廿四亩半；红柱绿瓦的主大楼高五层，有个塔状顶，配以方格窗，融合了华族和马来族建筑风格；校园内尚有富苏州庭园色彩之“华园”，小桥流水，景致怡人；由于地势高，视野开阔而宁静，是读书的好地方。

曾获该校卓越教师奖的中文系教授安焕然博士充当我们的义务导游，他对当地文化、历史和华人社会甚有研究，讲解生动风趣，令人对这座城市及其华文教育印象深刻。



■南方大学学院校园。 作者提供

方寸不乱

方芳

祸从手机出

智能电话诞生了许多新的通讯手段，WhatsApp、WeChat 更是将人与人的沟通拉近一步，带动不少群体互动，把相关的人联动起来，把人的关系拉近，旧同学、旧同事足不出户谈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。

群组，很容易给人“亲密”的错觉，因为有相关的过去，有共同的经历，因此有同道人的“亲密”，于是大家在群组内无所顾忌，畅所欲言，也是乐事。

话虽如此，我对群组是有筛选的，群组太庞大的人，其中有陌生者的，请不要预我，无谓和不认识的人搭讪；即使在朋友圈群组，也只是风花雪月，群组不是谈心地，莫谈是是非非，顺得哥情失嫂意。真要谈不可，就私下对话谈。

群组内你的朋友们，共处只是几年的时间，但他们在社会上的经历，比你们共处的时间多好几倍，各有经历和背景。岁月的洗涤，并不如你所想的“亲密”。

有朋友就是在旧同学群组讨论人和事，竟然惹上官非。事缘群组中A君，私下用群组名义组织个别活动，群组中人对此批评指责。A又受人怂恿，将群组中有关指责对话下载记录，作为呈堂证供，告上法庭。

我的朋友B君，是群组中高居学长，与A君并不认识，只是通过WhatsApp群组搭讪，也受到牵连。官司扰攘了多年还未结束，其中有人不胜困扰而作出和解赔偿，确是无妄之灾。

在手机群组交流本是乐事，但点名道姓的批评，还是要慎言。

百家廊

余澜

失去身份的人

那一个晚上，兴冲冲去逛庙街，还在商店逗留了一下，回到住处，一摸钱包，啊呀，竟没有。于是浑身摸遍，依然不见踪影。糟了，恐怕不见了。不由得心慌，钱相对还是小事，问题是所有证件，包括身份证、回乡证、信用卡、八达通、亚洲万里通等等，几乎所有有效证件，也全都随风而去了。

第一要务，是快快把信用卡截停了。这是因为有前车可鉴，约二十年前，一帮人去长洲度假，排队等车时，钱包给人扒了，当时好整以暇，并不着急，等第二天回到中环，到银行一查，才知道钱已被人提走。真是手快有手慢无呀！有了这个教训，我设理会“等一等”的劝告，电话通知截完才放心。

这一截，就把身份证和回乡证也给取消了，我成了没有身份之人。须立刻去补办手续，跑到附近入境事务处，回说此处不办，需到湾仔人民入境事务处总部才行。无奈，已经洗湿个头，没有后路，惟有继续向前。到了那里，人山人海，有一个工作人员维持秩序，问那一，那中年人挥挥手，说，上午筹没有了，下午吧！同时递给我一张纸条。看他苦着脸，求他也白搭，只好乖乖接过去，转身乘电梯下楼去。

午餐时刻，打工仔打工女正忙着找饭吃，家家客满，人山人海，饭馆虽多，到哪里都必须排队候轮。无奈，走到一处，“一品香”？这不是上海馆吗？以前有许多连锁店，但后来没剩几间了，今天竟然给我在这里巧遇，岂不是天意？一看等候的人不算多，堂馆热烈招呼，很快的啦！很快的啦！就来！就来！一想，这里候轮的人相对较少，片刻果然便等到了，当然要和陌生人一起吃，L叹道，没办法了，拼就拼吧！其实这一餐心神恍惚，食而不知其味。在耳畔，却不断浮起某部香港电影的片段，推着车子的小贩经过，之后，镜头出现“三六九”的招牌。

填饱肚子，赶回八楼出入境处，两点的票，两点还差一刻，已经有好几个人在排队了。自以为早到，其实是迟了。那维持秩序的职员眼看上午的人龙已经消散，窗口没人排了，他还是紧守岗位，不肯放行。直到搭正两点，才让手持号

水过留痕

少爷兵

“港姐”尴尬趣事

一年一度的“香港小姐”选举又开始了，各参选佳丽为求入选，自然会施展浑身解数，而报章娱乐记者们又要忙于为候选佳丽来个“大起底”。凭外貌、身材、学历等资料，先是预测谁人是热门，谁人是黑马，好热闹的娱乐新闻话题哩！

无线电视的“港姐”选举，跟以前亚视的“亚姐”要求上都是要选出“美貌与智慧”并重的三甲人选，但实际上看到参选佳丽时，记者们都能心领神会地猜到两台选美的准则要求有分别；无线重美貌学历，亚视就将百分之三十的评分交由观众去评选，事实上是否有“观众缘”？亚视更为着重！

近几年，记者要采访“港姐”选举的新闻，无线是欢迎至极，最怕你不来采访。时移世易嘛！报章的娱乐版位早已买少见少，争取“版位”自然要采开放式态度，面对现实。以往，无线“港姐”选举对记者采访几乎是采取“密封式”防备，面试地点秘而不宣，记者需要自己去挖料，才能找到佳丽面试地点。

那些年，“港姐”的面试地点都在港岛区礼顿道某大楼内，记者全都要站在大楼大堂外，等候参选佳丽的到来，但记者却很少可以拍摄到佳丽们的正面照片，因为佳丽们每见到记者，不知为什么（可能怕被无线骂）总是以手袋、外套遮面，之后狂奔进入电梯。某次，有佳丽以外套盖着头面，在记者面前跑过，一位男记者见到该佳丽应该是看不清路，就快要撞到前面的石柱，于

是急忙拉着该佳丽的手臂，大叫：“前面有石柱呀！”可是该佳丽并不理会男记者的善意提醒，甩开男记者的手直往前冲……结果，“撞柱”跪倒地上，成了当日各大报章娱乐版的头条新闻。

琴姐（李香琴）曾对女记者们说：“你们都年轻貌美呀！反正这班佳丽见到你们都遮口遮面，看不到样子啦！不如你们照这个样子做，互拍照片不就可以交差了吗，用不用从早站到晚那么辛苦！”到现在想起琴姐这番说话，也想再给予琴姐十个赞！



■今届“港姐”入围佳丽早前在台湾拍外景。

百家廊

余澜

失去身份的人

码的人龙逐个进去办理。过半个月，又要再去领补办的身份证，轮到我的时候，忘了带票尾，那女职员说，没带？交二十元（港元，下同）帮你查。这时，就算要一百元，也得给呀！是我理亏，谁叫我没带呀！

以为破财挡灾，可以安乐了，谁知道一天早上，突然接到电话，一看是三字头的陌生电话，想起朋友一再警告，不要接！一定是诈骗电话！我心有余悸自然不接。现在诈骗电话风行，不怕才怪呢！有一次，大学老同学国荣来接过，说我在保定撞车受伤进医院，要他立刻汇四万元至某户口，他都已经带备，跑到银行准备汇出了，一想，还是再问问其他同学，被其他同学力阻，他才致电给我，劈头就问，你在哪里？我说在香港呀！他大叫一声，差点就上当了！我从来就没去过保定，但骗子怎么知道我？又怎么知道我同学电话？至今是个谜。

如今看报道，稍不留意，就会上当受骗。随着电子媒体的风行，人们之间的信任感降低，到底是谁之过？说话间，我又接到一个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，那声音不陌生，我以为是一个我认识，但不熟的朋友，已经久无联系了，正在奇怪怎会打电话给我，对方却诉苦，说他在深圳嫖娼，给公安抓住，此事又不能张扬，求我拿钱去赎他出来。我有点奇怪，我又不是他亲密朋友，多年没联系了，而据我所知，他有几个老友，怎么不去找他们？我只是纳闷，其中的奥妙，确是难以理解的了。

身份证已领，但需补办取消的银行信用卡，还需去补办回乡证。跑到筲箕湾，我上次就在那里中旅社分社办的，找了半天都找不到，一问，才知道早取消了，非得跑到中环总社去不可。如此折腾，实在疲于奔命，但也只好认命了。

喘了一口气，以为破财挡灾，凡是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，都不是问题，却又接到一个电话，是一家去过的商店打来的，说是我那晚在那里丢了钱包。啊？真的？那晚发觉不见，也曾立刻倒回去询问，只不过只记得“7-11”，心目中认定是在那里丢的，岂知漏了之前到过的商店。她对

了一下我的身份、时间之后，说已把钱包交给警署，叫我拿上出入境事务处发给我的行街纸，去油麻地警署领回。

心急火燎飞车就去，那地方我从没去过，差馆倒是去过，不在这里，在北海警署。一次是在春节前，我把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，与几个朋友在茶楼饮茶聊天，兴高采烈，临时穿回外套，一摸，糟了，钱包不见了！只好飞快地跑到警署报失，明知九成九是没有了，但还是抱着万一的侥幸心情。照例录口供，最后当值警员留下一句：有消息通知你啦！之后再也没有音讯了。有此经验，我对失而复得不抱希望。那人既然有本事在几双眼睛众目睽睽下扒走钱包，必定是高手不可。也只能怪我们脚碍人神，不知黄雀在后，好儿双眼睛竟看不住人家第三只手！

自此之后，对失去的东西就会抱着缘分已尽的态度，有点阿Q，可是已成事实，无法回避，除了自我安慰，还能怎么样呢？可是凡事都有例外，再有一次，钱包丢了，心想完了，垂头丧气之时，忽接差馆电话，问明情况之后，叫我前去认领。那警员说，是在超级市场有人捡到送来的。把钱财、身份证、信用卡等等点算之后，叫我签收，毫发无损。我极想向那人道谢，但无名氏没留下任何资料，让我欲谢无从。

到了油麻地警署，在报案室通报了姓名，那值班警员打了内线电话，便命我坐在一边等候。不久，一个便装探员从楼上下来，非常和气，满面笑容，核对身份之后，把我领到一间房间，取出一个塑胶袋装着的东西，原来是我的钱包，然后逐一点收：身份证、回乡证、信用卡……我暗暗叫苦，这些都已经注销了，没有用了。但还有，现金，多少？跟记帐中差不多。这些钱真正失而复得，才真是收获啦！

回程路上，我也曾问过自己，如果镇定一点，不见了也不去注销，等差馆来通知，是不是更为高招呢？从这结局来看，确实如此；可是再一想，谁也说不清，钱包到底落在谁手里呀！

如果……只是，等到一切都水落石出，已经没有什么如果了。